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類集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卷之十八目次

長沙何祖桂蒐輯

獄斷

刑政類

批鍾某冒認屍親誣告謀命一案

批熊中正誣指絞死妹命一案

批劉美玉誣告張德美謀死男命一案

批陳恒生等誣告樊顯益等打死熊孟章一案

批謝三政將病殤幼子圖賴搶奪一案

自治官書

卷之十八目次

一 襄院堂

批陳壽庭誣告楊儒卿打死姪女一案

批曹孔上誣告萬德生因姦致死曹又雲一案

批單千一誣告打死妹命一案

批楊阿寶誣告張友朱因姦謀死一案

批陳映山誣告賴美章打死陳公奇一案

批羅魁元誣告李木林打死羅友元一案

批張紹卿誣告傅享葵劈死幼女一案

批陳克長陳克明三媳同溺身死屍父告身死不

明一案

批張伯登等互毆俱死一案

批鍾子儒等各救弟姪兩俱傷人一案

批周天孔打死族叔其子恃衿壓和一案

批范尊一打死何君明賄和一案

批王國旦毆死劉霖先私和一案

批伍道生毆死無服兄私和一案

批胡先卿等黑夜防苗鎗斃五命一案

批小姑戕美鳥鎗傷死兄妻彭氏一案

批謝虎保醉撞棹壓繼父程義二身死一案

批劉永祚拋石打梨誤傷劉子文身死一案

批李式大掌推陳禹祚跌傷身死一案

批僧性明被曹明正追趕跌河溺斃一案

批毛之瑩氣忿身死一案

批助毆王利臣死准抵張有衡命一案

批劉子雲看戲被傷身死一案

批蘓子正酒醉打傷傅旭葵辜限內身死一案

批高進臣打傷楊之東辜限外身死一案

批竈五車擊傷竈玉春辜限外身死一案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類集卷之十八

長沙何祖柱菟軒

獻斷

刑政類

批鍾某片認屍親誣告謀命一案

長沙府知府姜立廣審看得無矜鍾某恃矜健訟匿  
名而舉捏名原告而兼抱告認同鄉爲母舅藉假命  
而居奇以唆訟爲兒戲等 國法如弁髦真官牘中  
之蠹類索蒙咨革衣頂固其宜也茲蒙 憲臺節鉞

初臨秦鏡高懸之前覺察奸詭檄飭舉職查照原造  
詞狀研審查上年審誣詳結之司案鍾某是其學冊  
之名本犯供稱名鍾某其兄名鍾某串名鍾某其爲  
捏名而非的名無疑今在憲轅告狀稱鍾某係某  
縣人詞內稱人而不稱生員及至憲臺審狀時又  
供稱生員原是鍾某而鍾某之學名竟未供及也逮  
卑府審供又稱鍾某是犯生兄弟與前審供時稱生  
員原是鍾某又互異矣本一人也而告有兩詞忽稱  
生員忽稱某縣人忽而供認某忽而供認某忽而爲

原告爲抱告忽而認爲鍾某之舅又忽而認爲鍾某之姪何閃爍之一至如此耶若非憲臺之屏照則鬼蜮幾於漏網而被誣之葉尊五等一十二人又受其一番拖累矣隨查紅案鍾某係某縣現考四等之文生而鍾某者係某捏寫之詭名也其鍾某者據供是叔非父其爲頂名代告可知除鍾某一詞告爭官地輕事不問外據其所告慘謀二命一詞若使揚化陳某果係鍾某母舅則生前不合只認鄉親死後方稱母舅前審葉某之口供鑿鑿也蓋因陳某陳某與



鍾某均屬閩人藉此而附會同鄉則可乃竟認爲母舅便難輕信但既認屍親而告謀命則所重在人命之虛實而屍親之真假又在所畧矣緣陳某陳某誘拐茶陵州葉某之家童葉某逃至某縣被葉某等追跡至某遇着三犯同載一舟卽執送到縣役回茶請關當堂發解三犯業已登舟機乘解役上岸卽齊赴水希圖免脫其如河湍湍急二犯連鎖牽經某某從此沉淪杳無咸通實係自速其死於人何尤惟葉某得遇漁舟救起歷供繫繫而鍾某告慘謀二命丟屍

沉河夫某縣西關乃人煙湊集非謀命之地白日晌  
午非謀命之時且係批解有名之犯非失主解差可  
以慘謀滅命之人所告實係全誣鍾某除串名代告  
輕罪不議外合依誣告平人死罪未決律杖一百流  
三千里比照已徒而又犯徒總徒四年律應杖一百  
總徒四年其陳某陳某屍棺應飭茶陵州着令鄉保  
掩埋至此案並非威逼致死該州以某某溺死異鄉  
暴露堪憫於緝逃始事之某某名下斷銀十兩給國  
顏領埋以存掩骼埋胔之義應毋庸追給可也

批 鍾某罪孽貫盈刁誣敗露比照杖徒猶爲多倖仰  
卽詳候定驛發配餘並如詳行繳

批熊中正誣指殺妹命一案

按察使卽延棟審看得熊中正之妹大秀被勒身死一案緣大秀幼許賀姓年及笄而未嫁忽於某月日產育私兒伊母鄧氏追究據稱爲隣人蕭進兒所出因之愧忿交集比中正歸家具告以故必欲置大秀於死地而後已中正爲之懇免伊母堅不允從遂於二十九夜攜帶髮腳先捺大秀之頸卽令中正同拉立斃大秀於床間旋用蘆席掩埋事已寢矣迨兩月之後大秀之翁賀應彥聞風而至查問根由而中正

詞無可飾兼以餘恨未消遂以進兒絞死爲詞冀圖  
報復應彥亦卽不爲查確隨赴縣控中正復爲扶同  
祖訴當經驗填通詳飭府審解前來本司覆加研鞫  
已據熊中正自認聽從母命所致至蕭進兒通姦大  
秀之處刑審並不招承查律載其非姦所捕獲及指  
姦者勿論若姦婦有孕原止罪坐姦婦蕭進兒旣無  
勒死大秀情事然指姦無憑應照律勿論熊中正故  
殺弟妹爲從及移屍輕罪不議外合依誣告人死罪  
未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賀應彥申訴

不實應予重杖以懲鄒氏故殺大秀應干律擬查已  
經病故應毋庸議再中正之將進兒誣姦誣勒論法  
原無可寬但伊妹之產私屬真雖大秀之指姦已死  
無從究詰然聞此風影之語不勝忿恨之心一時吹  
不擇音不知自干罪戾念其情事與全然誣告者有  
間可否俯如縣府所請照三流准徒四年之例出自  
憲裁本司未敢擅便

批照中正本應伏律坐誣但念愚民無知從寬准徒四  
年另請定驛擺站餘如詳行仍候督部院批示繳

批劉美玉誣告張德美謀死男命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劉燦先身死一案查張德美與燦先以親好合造小舟以爲貿易燦先之兄劉美玉曾託伊叔劉文若將祖業當銀欲作伊弟經營之本雖已應允尙未交銀燦先遂商同德美欲往常德買穀生理復倩劉元貴稱爲某口登舟以之爲撐用德美歸家取竹訂於密河相候燦先元貴挽舟而抵密河元貴以地近其家欲歸措銀兩願帶買穀燦先亦欲往伊叔文若家取銀作本遂移舟於鄭家潭之

梁琪元貴先回燦先獨守孤舟欲俟元貴回船方往叔家及德美負竹至密河無處覓船乃往元貴家詢問告以泊舟之所遂詣梁琪徒存空舟歸報美玉并同元貴找尋杳無踪影延至月餘美玉控縣隨於所往潭內尋獲弟屍見有爛藤繞體脇下無皮美玉心疑伊弟向叔取銀恐爲德美元貴圖財謀命輒以藤綁刀傷報縣往驗看係溺水身死通詳迫闕取件作檢驗通身骨無傷痕鼻孔微有泥沙嚴審德美元貴堅供前情呼冤不承等因詳解前來本司覆查此案



疑實只在買穀本銀惟究明燦先有無銀兩則是謀  
是溺情自難掩查屍兄美玉告詞原稱將祖業作當  
借本十三兩五錢縣審美玉又供曾託叔當借伊弟  
出門並未帶銀要到叔家去取今查劉文若赴縣質  
供姪子原曾託當並未付銀則是借本尚屬虛詞燦  
先身邊並無銀兩已據屍兄屍叔供吐鑿鑿夫謀人  
之命非爲圖財卽屬報仇燦先身既無資而德美元  
貴素無仇怨無故謀害理所必無是燦先之死於溺  
而非死於謀也明矣况該縣當時往驗並無藤繞其

屍而美玉供於獲屍之時丢失豈足遽信况稱係爛  
藤原非細縛其情亦可見矣而脇下無皮該縣驗骨  
無傷其為溺死之後被水漂流為木石撞擦所致更  
可無疑至於絮被鍋斧等物因船漂已遠舟中無人  
為過往者所攫亦情理之足信者也此案既據該府  
縣審詳燦先實死於溺張德美劉元貴委無謀害之  
事均無庸議施兄劉美玉因弟死不明不得不於同  
伴是問具控不實情有可原亦請免擬劉燦先屍棺  
着令屍親領埋可也

批人命重案真則問抵虛則坐誣所以雪冤魂而懲刁  
詐也若任屍親之忽告忽息而聽其指磨則國法等  
若弁髦而上官亦任其簸弄矣此案本應依律反坐况  
屍經蒸檢倍慘尋常何得以銷案二字輕輕抹煞但幸  
在赦前姑准援免該司卽通飭所屬嚴行反坐之條  
以除誣告之害勿輕徇縱致滋弊端仍候督部院批  
示繳

批陳恒生等誣告樊顯益打死熊孟章一案

按察使卽延棟審看得陳恒生王宗連之控樊顯益等打傷熊孟章絕命查恒生宗連原未在场見毆皆係謝翰英從中篋弄者也本司親提嚴訊緣熊孟章原籍江西同許元吉以異姓繼義兄弟客居黔陽之新路腐酒生理孟章素性嗜酒於某年五月二十三日飲醉與勸毀碎腐缸舉碗擊破元吉頭顱血流倒地時樊顯益王仁伯身屬小甲前來解勸不依致顯益等口稱倘如打壞了人豈不連累我們要報防守

打三十杠子逐回原籍並未有打孟章之事惟謝翰英等皆係江民嘔顯益等出言有傷彼鄉含恨於心遲至七月二十日孟章患瘡身死翰英輒邀孟章表弟王宗連并約康翰飛顏卅鳳齊至元吉之家不許收殮復報知陳恒生而翰飛等又將顯益之姪樊炳鎖吊屍傍雖未詐財拷打是實經縣驗明熊孟章並無毆打屍傍審據街隣醫巫鑿鑿供証卽恒生等亦供相打時並未親見惟謝翰英有因傷致死之語故爾控告翰飛卅鳳並稱患毒身死獨翰英猶稱打傷

身死其如獄貴初情屍悲傷証該縣兩番相驗並無  
毆打傷痕屍場卽訊隣証衆口同聲是孟章死於病  
而非死於毆毫無疑義樊顯益王仁伯身爲小甲見  
地方有酗酒打架之事理勸不從以言警責原屬分  
所當爲旣被誣告牽累日久府擬罵人滋事不應笞  
懲懇予寬免陳恒生來至許元吉之家元吉曾將孟  
章病死緣由備悉說知看明收殮後以傷死人命控  
告合依誣人死罪未決律杖流加徒王宗連隨同列  
名具狀照爲從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府擬誣輕

爲重至歟未決將陳恒生王宗連不分首從並流未  
協依例改正謝翰英訊未教唆陳恒生誣告但懷挾  
私忿捏言打傷至死鍍弄陳恒生等告陷平人實爲  
禍階府議比照上書詐不以實律杖一百徒三年罪  
實允宜康翰飛顏升鳳將樊炳帛打照威力制縛之  
條重杖八十不爲枉縱是否允協本司未敢擅便

批陳恒生王宗連謝翰英依擬分別流徙康翰飛顏升  
鳳並不解審玩法已極速拘照重杖加迅發落報該司  
既以府招誣輕爲重未協改正杖流加徒而議得陳恒

生又照府擬依誣輕爲重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加徒役  
經承不照司看改正自行互異屢飭不遵刊犯定提重  
究繳



批謝三玫將病殤幼子圖賴搶奪一案

按察使卽延棟審看得楚南民風素稱刁訟每多藉  
命居奇捏情妄控從未有將病死之歲半幼孩誣人  
打死如謝三玫之尤甚者也三玫失偶聞王加佑之  
嫂寡居央媒求娶不允復託戚向時聖轉浼王加聖  
爲媒吳氏厲詞拒絕豈時聖嗔吳氏言語相侵輒爲  
三玫建搶親之策三玫以歲半幼子謝彥兒適是日  
病殤遂乘機携屍邀同向時聖共六人卽於是夜前  
往搶親其意以爲搶親得成則已否則以人命圖賴

便可爲挾控抄搶之張本也幸加聖先以謝姓欲搶之言告知吳氏早爲避匿三政捨親不得輒將彥兒身屍置於加佑門首而去次日三政藉稱人命肆橫強牽王姓耕牛又訪知吳氏躲藏劉家遂假造婚書又誣王加聖串同劉人掉等截路搶親打死伊子捏情控縣不候審結架詞控憲羅織多人奉批轉飭府審本司復加親訊不特伊子彥兒實係病殤並未打死亦非跌斃卽其詞控主婚代筆及憑媒議交財禮并在府縣所供張氏王加聖得銀各情節盡屬子

虛衆証供質明確三攻亦自認不諱總之此案謝三  
攻以土棍而橫行同時聖侍青衿而狂逞同惡相濟  
狼狽爲奸因搶吳氏不成生出無數波瀾夥告夥証  
不法已極謝三攻除搶親未成并搶牛輕罪不議外  
合候証告人死罪未決律杖流不在但事犯 赦前  
倖得邀免惟是淑浦縣於 赦後審訊該犯尚狡口  
証賴始終刁証拖累無辜應仍重責以懲不法向時  
聖主謀同捨事犯 赦前應免覈究其在 赦後歷  
審雖不証証人命但始則以憑交財禮袒証定婚繼

則扶同袒証張氏王加聖得銀似此劣衿實爲士林  
荆棘仍應行學戒飭以儆將來假造婚書應行銷燬  
吳氏聽其守志撫孤可也

批謝三玖拾人婦奪人牛假人婚書賴人財禮而又將  
病死之歲半幼孩誣人打死窮克極惡無以後加據詳  
赦後審訊該犯尙狡口誣賴則該犯始終刁誣拖累無  
辜卽倖免其 赦前豈容寬其 赦後合仍依律杖流  
准徒四年以懲不法同時聖主謀同搶奪皆由此又在  
赦後歷審以憑交財禮袒証定婚併扶同妄証張氏王

加聖得銀似此劣衿狂逞造禍殃民若姑留敗類不惟  
大玷 宮牆抑且流毒無已向時聖 赦後証証合依  
証佐之人不言實情故行証証者減罪人罪二等候咨  
學院褫革飭擬發落餘如詳行繳

批陳壽庭証告楊儒卿打死姪女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楊儒卿之媳蓮妹身死劉陂  
堰水內一案祇緣蓮妹幼年喪母婦道未嫻上年于  
歸楊姓完姻未及一載蓮妹赴碓舂米雖爲貧家婦  
而下裙未着爲伊始者見而責之此亦長者訓誨之  
恒情無足爲怪在少年媳婦被詬含羞苦切於心亦  
情事之必有乃蓮妹侵晨出尋苦菜伊始阻之不從  
就謂竟死於堰內矣檢驗屍傷鼻竅指甲俱有泥沙  
其爲淹死屬真而屍親陳壽庭痛姪女身死不明之

係赴縣具呈該縣審訊誣告擬流招解致壽庭屢控不休加以件作檢報游移後加責打糞脫已罪而伸女竟無怪乎其情之迫其供之不經也若謂楊氏公姑打死拋水據供千辛萬苦賣出田畝方得討一媳婦又無大故何以遽忍打死拋水且不拋於近地乃遽拋於陳氏相隣三里之堰此情理中之最可信者今本司揆情度理在蓮妹少年生性被責爲羞乃以尋業爲名思作歸家之計或倉卒奔走失足落水之故事或有之但蓮妹已死不能起九泉而問之若執

陳壽庭打死拋河之供詞爲據則肋骨已斷身有重傷又豈能安然無恙從容出門行有二十餘里之遠此背情理之必無者愚夫不知法律以此居奇欲爲姪女索命詞愈堅而供愈誕殊不知律開子孫之婦違犯教令決罰邂逅身死者勿論况於溺水自盡者乎嗟嗟弱女身死已經二檢業屬可憐倘以肋骨被折等語信以爲實則是此案之拖延必致經年不結矣且亦無違例三檢之事即使檢驗得實楊氏公姑按律亦無死法查陳壽庭告詞內原爲跟究姪女卽



所要十兩之銀係爲伊姪女喪葬之資並未入手情  
有可原擬以及坐滿流實屬未協本司總理明刑惟  
求平允審斷之下各犯良心發現自吐真情感泣痛  
心惟求連結以省拖累應請 憲臺網開一而將陳  
壽庭予以重杖足蔽厥辜俾壽庭與蓮妹生死兩無  
怨恫矣蓮妹屍棺着令楊儒卿父子以禮薦葬餘審  
無干隆冬歲暮亟予省釋以廣 憲仁再該府縣未  
經審得真情殊失體恤民情之至意應請 憲臺嚴  
飭記過可也

批人命以屍傷爲憑今蓮妹已經二驗無傷陳壽庭猶  
堅供打死拋河如此刁誣豈一杖足蔽厥辜乎姑從寬  
准徒四年仍候督部院批示繳

批曹孔上誣告萬德生因姦致死曹又雲一案

按察使卽延棟審看得萬德生之毆死曹又雲也緣  
又雲傭工萬家於某夜二更闌德生寡母李氏獨寢  
櫻門入室恣欲強姦氏急喊叫德生手執柴棍奔入  
母房忿擊又雲次早投明伊兄曹秀雲面責其弟批  
賴陪禮帶歸其不經投牌鄰者實恐家醜外揚也時  
又雲口稱氣痛秀雲爲之延醫越日殞命秀雲殮埋  
絕無異言突有光棍易爾祥乘機圖詐捏以衆議抄  
家毆死德生危言恐嚇銀五十兩德生年少無知聞

言畏懼遂給爾祥銀三十五兩內將銀二十兩給秀  
雲爲工價殯薦之費餘銀爾祥入囊矣未幾又有曹  
雲林六人藉又雲之死復詐德生銀一十三兩俱未  
控告詎又雲之族人曹孔上緣詐心未遂竟以人命  
結奇告稱因姦致死據府審解前來本司要勘駁查  
而該府以易爾祥所得賍銀一十五兩止用語恐嚇  
尙無結衆繫頸毆打之事擬以枉法科斷庶無枉縱  
曹孔上恐嚇詐賍未得分支其情爲私其告似公量  
予不應將易爾祥等犯俱仍分別擬杖詳覆到司本

司查審曹又雲以僱工而夤夜投入主母臥房卽打死亦在勿論之例況止受傷而越日身死耶生前投鳴死後殮埋俱有親兄何物易爾祥等先後迭出更番詐害如是而非謂之惡棍乎以地方詐人害人之惡棍豈一杖之可蔽其辜乎易爾祥縱未可以真正光棍目之似應仰請  憲臺嚴批枷號兩個月責四十板示衆通衢庶使惡棍好徒咸知儆畏至於曹孔上以詐誑不遂輒捏稱德生之母水性楊花迷惑蟻兄禍心包藏將兄致死等語夫僱工姦家長妻女何

罪家長妻女與僱工通姦何罪孔止以詐不遂慾而  
卽捏此誣告陷人以莫洗之醜莫贖之罪於此不爲  
坐誣則誣告之條將爲誰設孔上所控情真按擬姦  
殺二罪德生母子寧不俱罹重典今審涉虛曹孔上  
合改依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就於  
配所加徒役三年洵不爲枉其餘曹雲林等或借命  
而索財或報信而助奸皆係地方之蠹賊卽與易爾  
祥並請懲創亦不爲過姑念習氣使朕均如府議各  
予杖責令其改過自新可也  
賍銀照追入官曹雲

所得工價殮薦之銀免行追取此案本司謬擬如斯  
是否允協仰祈 憲臺審奪

批曹孔上捏詞誣告希圖挾詐依擬滿流加徒易爾祥  
曹雲林等俱准竊盜加等及併贓分首從各杖懲易爾  
祥仍枷號一個月發落駐銀照追克限劉雲祥重杖猶  
未蔽辜府君既擬枉法又照併贓但枉法無併贓之例  
殊爲未協併飭行繳

批單干一誣告打死妹命一案

按察使耶廷棟看得單氏燈秀係單干一之胞妹陳君錫之髮妻也夫妻和好從無怨尤惟因單氏性懶其姑湯氏方率諸子婦績麻以勤女工而單氏晝眠怠惰爲之姑者能無呵斥乃愧憤自縊何輕生若是耶隨報縣驗縊死情真原無他故祇緣氏兄單干一住居衡山路隔三百餘里妹死之後氏夫陳君錫令唐三到彼報信初言病死及至中途始稱吊死干一疑有別情此奏填妹命之控所由來也本司查核單



千一供稱某日唐三來家說妹子病死了小的同唐三來了五十里路唐三纔說妹子吊死故此轉回去想妹子必有身死不明纔告這狀蒙驗屍傷八字是真當在屍場立有甘結等語據唐三縣府審訊亦供無異在唐三愚民無知恐一說吊死千一未肯同來執意偶乘報謬之參差適改身死不明之控告是獄也縣擬單千一以誣告死罪未決杖流加徒爲其詞內裝冤隣人拉扯第婦該府之比照申訴不實予責四十板枷號一個月原報信兩異其說痛妹情激因

而具控妹既輕生兄又重譴不無可惻然執法揆情  
律註三流不忍刑殺流之遠方必所犯法無可恕情  
無可原雖依律遣發而實存矜全不殺之仁茲單干  
一誣告固干律擬揆諸兄妹居各一方猝聞病死又  
云吊死痛之淡而疑之至手足關情身死不明之控  
比之無故架詞告言人罪者此則情有可原矣驗傷  
八字不交卽當場具結較之按許百出疊控無休者  
此則法猶可恕矣府擬枷責似足蔽辜可否俯從寬

結統候 憲慈鑒奪

此如詳發落仍候

督部院批示繳

批楊阿寶証告張友宋因姦謀死一案

長沙府知府姜立廣審看得楊阿寶所控張友宋因姦謀死伊男一案緣氏夫楊華若昔年聘張官之妹孝貞爲媳兩姓家業寒薄度日維艱張官偕妹夫楊長保同往星沙各覓匠作生理長保藝業木匠投歇同族楊達楚家轉送木行劉德茂處議明工價長保偶染時症病故延醫有人禳災有據買棺裝殮衆目昭彰楊長保病死無疑但星沙距衡郡止數百里應通知伊父趕至省會撫棺一慟父子永訣扶柩火化

聽其自主何楊達楚既屬同族叔姪而張官又係骨肉至親夫人之于不令其父子相見竟行燒燬帶回骨髓揆之情理原屬未協姦殺之控所由來矣但查楊若華初控安仁原詞止稱憑媒聘媳孝貞張官嫌貧愛富誘男出外致死並無一字及姦縣審謀命無據免究取結銷案及賈氏控府詞內始稱媳叔張友朱姦逼姪女誘男出外謀死等語衡州府審非真命因念女流釋逐又以孝貞遭姑橫戾聽女別字而楊阿寶始奔 憲轅所指鳴冤而有因姦謀殺之控也

查張友來係孝貞族叔並非同爨共居通姦有年全  
無証據明係指姦楊長保赤貧之夫投歇本行染病  
身死並非謀殺况伊夫原詞從無姦殺之挂獄貴初  
情洵爲不爽楊阿寶本宜反坐姑念痛子情濃兒亡  
媳嫁病死原未目睹骨殖又未面焚激烈剝指情亦  
可矜從寬免擬楊遠楚張官將長保屍骸不俟伊父  
母見而擅行燒燬亦屬不應事犯 赦前姑不滾求  
氏夫楊若華聘媳時據媒彭有口供稱曾過財禮銀  
八兩外有布酒等物又據楊阿寶供稱伊子已經贅

親是孝貞另嫁亦應告之舅姑乃瞞不與聞竟行別  
適殊屬未洽相應於張官等名下斷還原聘銀八兩  
外酒布等銀二兩共足十兩追給阿寶收領以斬葛  
藤原被威服低首無詞是否允協統候 憲裁施行  
批如詳追給取領報繳

批陳映山誣告賴美章打死陳公奇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查得陳公奇身死一案內有陳映山之  
誤告人命以及映山拐賣曾茂瑞之子情事皆案內之  
餘枝耳緣公奇有女憑媒賴居先說配賴美章之子許  
聘已定迨後公奇徙粵頗悔前盟復將其女改嫁粵民  
歐奇茂以致美章不甘偕姪賴金生同往理論公奇知  
虧願償禮銀六兩四錢美章忿忿不收而同迨公奇來  
至桂陽美章即扭稟巡檢詳縣審訊聞公奇因病身故  
有伊子陳合生報縣領棺歸里在



案是此悔婚一事按律均應究擬今主婚改嫁之陳公奇病故而後娶之歐奇茂與媒人俱係粵東莫可究問賴美章已將所償禮銀領去與子另娶矣今州議於合生名下倍追財禮給與美章本司以後娶之人與媒灼之知情與否既無可以究擬公奇又已病故伊子不知其父改嫁情由不必於合生名下追銀復生葛藤也再查陳公奇原係病死已經伊子報縣有案乃適有公奇之弟陳映山等因在江西傭工回家聞伊兄在縣涉訟身死不知其姪報明領回之事

誤聽人言遽以人命具控及聞伊姪無係病死屬真  
映山等仍卽赴縣首明認罪是月昧妄告實愚民孟  
浪之愆知虛卽首亦可予自新之路應邀 憲臺矜  
恤之仁予以重杖可耳再查縣詳陳映山有拐賣魯  
茂瑞之子江元子一事該縣因關提各犯不至以致  
並詳今據稱映山因與魯連科作中將伊弟魯賤子  
賣與鄧家後又有魯茂瑞之子被拐無踪訪尋至彼  
映山以所尋之子年歲姓氏相同恐賤子爲其拐賣  
遂通知茂瑞往贖乃茂瑞竟將映山控縣比追映山

無柰遂將已子鬻銀爲茂瑞贖兒及至贖出兩不相  
認方知係連科之弟非茂瑞之子也今曾賤子已爲  
連科領去是映山止爲中保牙人並無拐賣情事可  
知其情尙有可原楊哲士引領曾連科賣弟亦應杖  
懲仍應於曾連科名下追出原得銀兩給還映山贖  
子事得其平矣其曾茂瑞之子江元子據稱係茂瑞  
出繼之弟訪係劉丙林拐去現在立限追尋應飭縣  
勒限嚴究擬另行詳結可也

批陳映山健訟刁棍乘陳公奇病故以陳孟且出名誣

告命案詞稱操戈持棍擁門活擒不鎖拷打數日卽死  
及咨提質審知罪莫可逃詭稱自首希圖狡脫並非事  
未發覺而悔過陳愆者可比姑照州擬枷號一個月責  
四十板免其反擬殊爲多倖餘如詳分別發落追給其  
劉丙林仍嚴飭勒追審擬另結繳

批羅魁元誣告李木林打死羅友元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羅友元身死一案緣友元籍  
本邵陽行丐淑浦覓食於譚秀卿地方身染痢疾臥  
於道旁秀卿憐而引養棚內而彼地之李月柯等亦  
時濟飯食而愈公僱牧牛而生員李木林家亦有牛  
在其內詎友元游情不善牧養衆心不欲給以飯米  
令其往嗣月柯於五里牌結木友元入厰丐食月  
柯與之以飯因與帶鋸過河灘高水急友元以久病  
之軀觸此急流之水撐持不住被水冲倒滾入潭內

殞命爲月柯者自應卽行打撈身屍報明官司爲是  
輒不合見屍漂沒打撈無獲竟匿不報迨屍浮縣河  
爲王子明撈獲掩埋沙洲之上屍兄羅魁元因母念  
其弟久而不歸過淑覓訪路間縣河洲上埋有羅姓  
之人擦看身屍知係伊弟乃不卽時報官竟爾歸家  
延至半月之久輒以途間李木林等打死以討填弟  
命事具控先據該縣府以不行打撈身屍報官之李  
月柯擅行掩埋之王子明等問擬杖懲誣告之羅魁  
元從寬免其坐誣予以杖責本司覆查此案既奉

憲批檢審而府縣仍未檢驗有無傷痕遠請臬魁元  
領埋結案本司實所未敢業經詳奉 鈞批據王子

明等僉供指甲有泥沙則口鼻有無泥沙何以不行  
確驗仰速飭驗明審解今據該縣檢驗骨殖止有不  
致命左臂膊黑色又係遠年拳傷並無新傷而王子  
明等當日撈屍目擊口鼻俱有泥沙審供詳解前來  
本司覆訊羅友元實係被水溺死並無打死丟河之  
事友元生為異鄉乞食之饑殍死作磨風灘頭之怨  
鬼此實其命之不猶夫復何咎乃魁元捏情妄控誣

告既真律應反坐杖百流三洵不爲枉李月柯不行  
報官王子明擅行掩埋各予重杖李木林並無打死  
情事應請免議羅魁元事犯 赦前併李月柯均得  
邀援再查該縣審念友元身死異鄉暴露荒郊於李  
木林名下量斷埋葬銀十兩給魁元搬骸掩埋本司  
覆核魁元誣告反坐恭逢 赦免已屬厚倖若再於  
法外斷給埋葬銀兩不獨無此獄法竊恐長刁風而  
壞民俗未必不由於此本司未敢擅便理合解候  
憲臺核奪



批如詳援免毋庸斷給繳

批張紹卿誣告傅享葵劈死幼女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張紹卿與傅享葵田山界址  
相連於某月日曾經釘界各管已業某日紹卿於界  
上砍伐栗樹以作柴薪而享葵復請中登山路界紹  
卿嶺下砍柴其妻惟恐人衆分散孽女桂大同往負  
薪時砍伐之斧遺於田壙之下斧口朝上置放不虞  
桂大年幼力微不勝重負失足跌入田壙太陽淡陽  
斧口登時殞命紹卿之姪張秀之同在山下砍柴因  
喊稱劈死伊妹上山扭住享葵之子傅恩台於是享

葵先以報明尤賴事控縣紹卿亦以劈死女命次日  
赴告縣驗通報審明撞傷身死是真將紹卿擬以同  
賴人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張秀之傅享葵傅恩台與  
擬不應重杖詳解該府覆審桂大之死實死於柴重  
失足誤撞斧口訊據紹卿秀之供明無異將張紹卿  
改擬誣告杖流張秀之從旁附和與重踏起釁之傅  
享葵傅恩台仍如縣擬招解到司本司嚴訊桂大之  
死委無別情惟察紹卿之誣告在府供稱因傅享葵  
告狀小的不得不告查與縣報告詞先後之情符合

是此案也紹卿女死之時其喊叫劈死上山拉人者  
係在秀之追見享葵奔控隨亦具告雖所告虛誣法  
應反坐但揆情於先後之間則欲圖詐棺殮是真所  
告猶非出自本懷今女死非命父喪遠流情亦可憫  
查縣議故殺子孫固未允協然比依圖賴予以徒杖  
原留一線之寬恩應否俯如縣斷以廣  憲仁抑或  
照府改流引例准徒以遏誣告理合解候  憲奪再  
傳享葵等因山界不明請中踏勘亦屬民間事理之  
常且一在山上二在山下彼此並無爭角府縣擬二

犯以滋事起釁重杖揆情似可免擬合併聲明

批張紹卿從寬徒杖俾享茲等免議仍候督部院批  
示繳

批陳克長陳克明三媳同溺身死屍父告身死不

明一案

石門縣知縣許湄審看得陳克長陳克明三媳溺水一案係署令任內據報詳請立案註銷奉駁未結卑職遵駁研審反覆思維其間有可疑而不必疑者在也夫三媳一夕溺水身死凡屬聽聞無不愜常理後報官愈滋疑竇而且屍屬具呈呼冤不細推極至情而遽請立案宜于憲臺之嚴駁矣在陳克長陳克明三媳既已命付波臣倘其少需時日遵法報官驗

殮則不待此番推鞠而自明乃范狀於不候相驗之  
非而於屍傷至親漫不爲禮亦何怪其控冤平律有  
依告狀鞠獄之條據賀子玉賀子申所告身死不明  
詞稱妹遭冤死訪云蟻妹妯娌三人遭逼繩聯投水  
有云慘死又云縊死等語則質命者先已有游移二  
三之說又云果係溺死情真亦當報驗殮埋此其有  
可疑者也但據供天氣炎熱發臭又恐虎狼失落所  
以先爲棺殮掩埋且愚民不知法度必要驗殮其情  
似真可參口供據賀子玉等供稱小的到陳家看時

陳家不理小的把小的當陌路人纔告狀等語此其  
不必疑者正在於此設陳克長果有別情必然懼怯  
一見賀子玉宜其激致不安慙勤款洽安敢落寞相  
待卽此情景足以見其此中坦直別無他故之一班  
矣且訊指甲有泥面色皆白揆此則生前溺水又無  
可疑矣至於歐氏有無磨挫業經稟訊不承卽使歐  
氏果係悍溪與各姑之姪媳何與世或凌虐已極未  
有非姪媳而虐之者何至三人挈伴問諸水濱台志  
輕生并心河伯若遭逼用繩之說斷無是理此皆揣



摩挑水勢必有繩以實之也所怪者賀子玉既不贊  
命又有招悔之稟陳克長雖屬流移筑子恐有賄囑  
再三研訊堅供並無止要超薦亡靈審此似無別故  
可知總之石門環繞一帶大山滾谷溪流湍急潺湲  
之聲晝夜震沸稍一失足身命立捐况在女流足力  
不勝而陳克長所居之處卑職已經勘過山峻極天  
溪流廣漠想三媳爾時取水於河或因一人落水偕  
行者亟爲援手之謀遂同從井之救三峽引猿淪胥  
以沒亦理勢之或有者但畧跡原心陳克長未能和

睦其降教厚其戚而又不知理法何可不一懲也除  
嚴責陳克長並饒其妻歐氏以戒其後外可否祝網  
卑職未敢擅便

批陳克長媳死不報官而掩埋仰重懲以儆姑免衆淫  
延仍候 督部院批示繳

批張伯登等互毆俱死一案

岳州府知府楊天寵審看得已故張伯登李長仁先  
因中表鴈行之好共契置產同居某日兩人在鄒仲  
明家醉飲而歸長仁砌墻伯登爭界阻撓兩相角鬪  
各受重傷長仁是夜斃命伯登亦於次日身亡各以  
打死人命控縣通詳嗣據兩造攔檢請銷奉檄究解  
卑府研訊據兩造成供伯登長仁因醉後砌墻爭界  
起釁彼此角毆不但無加功之輩而且無勸解之人  
以致各受重傷先後斃命庭訊之下各供相符而証

佐無目擊之人查兩姓所告兇犯卽係兩姓苦主鬪  
毆之時俱不在場則伯登死於長仁之手而長仁亦  
死於伯登之拳已兩相抵償既無餘人似難追坐但  
張亦可李卓生彼此妄告各應坐誣念伊等因手足  
鬪情應否從寬各予杖懲張垂中李華之不願終訟  
具詞攔檢並無私和情弊張伯登李長仁屍棺各領  
埋塋仍飭該縣將共置基地清址定界以杜爭端是  
否允協卑府未敢擅便

批如詳行仍候 督部院批示繳

批鍾子儒等各救第姪兩俱傷人一案

龍陽縣知縣張璜審看得鍾子儒與已故孫卽昌併  
孫武臣與已故鍾亶素皆同里而居素無仇隙之戚  
好也緣亶素曾與卽昌爭種花地口角當經勸釋迨  
亶素携帶灌用砂子烏鎗一桿往山莽打野物適遇  
卽昌在先爭地內鋤花亶素惡其侵界頓萌前念蹂  
死所種棉花向卽昌嚷鬧卽昌隨拾鋤鎗先毆亶素  
致命顛門血出子儒因往別處適從經過見伊弟亶  
素負有重傷兩相爭打不開遂將亶素所携烏鎗奔

前持放實不知有藥砂在內意以空鎗嚇散不防扒  
動火繩一鎗中傷卽昌致命食氣類及致命左肋前  
後交接骨縫不致命左肋膊前後等處而武臣亦因  
先在地鋤草目擊鎗傷伊姪卽昌在地趨往救護疑  
爲亶素所傷復拾鋤柄毆傷亶素致命頂心以致亶  
素卽昌相繼殞命控縣驗明鎗眼棍傷通報批審武  
臣子儒各認不諱孫武臣鍾子儒應各照律擬抵但  
子儒初非有意鎗傷卽昌實因護弟情急武臣救姪  
心切復毆亶素查康熙三十年七月 刑部議覆山

東巡撫佛 疏稱趙名亨向蓋之經索取糧米用錢  
口角之經同伊父蓋謫名亨同伊姪孫趙輝格鬪趙  
斐然毆傷蓋謫蓋之經砍傷趙輝蓋之經趙斐然俱  
係殺人之犯理合照律擬絞但各爲其父姪而行今  
若將蓋之經趙斐然又擬死罪二姓死者以致四人  
旣一命已有一抵應將蓋之經趙斐然照共毆人執  
持兇器亦有致命傷痕者發邊衛克軍律擬鍾子儒  
孫武臣應僉妻發邊衛克軍至配所各折責四十板  
是否有當卑職未敢擅便

批孫武臣鍾子儒依擬遣戍仰候春和覓妻發解仍抄  
招請達 兵部餘如詳行繳



批周天孔打死族叔其子倚衿壓和一案

按察使耶廷棟詳稱奉 巡撫都院趙 憲牌內開

據該司招詳周天孔打死周燁養一案隨經本都院  
當堂親審據屍子周武仔供周鳳翔許小的四十兩  
銀子代寫手本壓着和息現有鳳翔親筆手本爲據  
等語及訊周天孔之子生員周鳳翔壓和情由乃倪  
首無辭查該司招詳內稱屍親不願終訟在縣具有  
埋塋銷案之詞等語本都院審據各供是周天孔克  
暴無法毆死族叔其子倚恃青衿壓制和息該司竟

不窮究情弊詳革鳳翔衣頂定擬違爾率轉招解殊  
屈不合合行駁飭爲此備牌行司照文事理卽提屍  
子周武仔并周鳳翔到案研究壓和情弊詳革衣頂  
定擬妥詳以憑核奪該本司查得周輝養被周天孔  
毆傷身死歷審供真証確殺人者抵周天孔依律擬  
絞罪無可贖惟因伊子鳳翔前於本司親審之時父  
子兄弟泣求代抵爭罪哀其情而不忍泯其事以故  
並錄附招聲明今奉 憲轍究訊代寫手本勒令屍  
子歷和一節設使鳳翔收父情切無論手本非伊親

寫自應據實直供何乃倖倖狡展不承及本司詭諭  
出銀給與屍子領埋寬伊父抵以試其心維時爲人  
子者雖賣身贖罪應所勿恤詎意鳳翔惜金而不惜  
父并前此哀求代抵之意愈試愈形其假若非

憲臺洞察法幾爲所賣矣轉以此情訊之武仔則供  
不願得銀但求替父伸冤夫以貧窶之子尚知痛父  
死非命堅辭多金而不取本司見其鶉衣百結菜色  
可憐且供爲父伸冤已經賣去其弟本司嘉其志而  
憫其貧當堂給銀三兩亟令贖回其弟再給銀十兩

資其生具方之周鳳翔身列衣冠惟知惜金而不惜  
父幾非人類矣查周鳳翔係生員未便遽加刑訊合  
先請 憲臺將命案先賜核正具 題其周鳳翔倚  
衿壓和之處俟詳 學院覈革審明另案詳覆

批周鳳翔挾制屍子代寫手摺恃衿壓和大干法紀仰  
候咨 學院褫革行司定擬詳核併招具 題繳至該  
司衿憐武仔貧不忘仇既令其贖弟又給以資生可謂  
仁至義盡敬服敬服繳

批范尊一打死何君明賄和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看得范尊一供報張善甫等過交銀兩賄和人命一案緣革職州同陳憲因跟隨來楚之驟夫范尊一打死何君明比陳憲慮其命案牽連湊七色銀一百兩使張善甫周國臣付監生劉朝憲轉交君明之母求息希圖銷案後因審係真命將尊一擬絞尊一不甘於憲臺親訊時供出賄和情由致奉法審據府詳解本司覆訊該府所議案內罪名均屬未協查何一章雖云係伊祖母主和但尊一既已

擬絞此銀不卽付還殊屬不合婦人年老應坐卑幼  
何一章應依私和本律受贓七十兩科罪擬徒陳憲  
雖云所付銀兩原係尊一已物欲避以財行求之條  
難辭說事過錢之罪應照一章擬徒則朝憲所受之  
財縱未入已但說事過錢確有可據該府援親屬得  
相容隱例免議殊不可解應同過交之張善甫高國  
臣照與受財人同科例杖徒不枉贓追給主劉朝憲  
咨革監生抑本司有法外之請者何一章賄和命案  
罪同難寬其賄和係伊祖母專制伊實無可如何情

有可矜伏懇 憲慈俯賜寬宥將何一章枷號一個月責四十板免其發配實爲恩便何一章既從未減高國臣等俱應一體枷責劉朝憲請免脊革與革職州同陳憲准其照徒罪律收贖祝網之仁實出憲德非本司所可擅便也

批何一章高國臣張善甫如詳枷責劉朝憲罰銀二十兩免其褫革併陳憲罰銀十兩俱送修長沙縣學各從寬免徒贖追給主取領報繳

批王國旦毆死劉霖先私和一案

按案復鄰廷棟審看得張傑詞告周恪等詐贓一案奉批究報查此案因劉霖先被王國旦毆斃經縣通詳而國旦之父王茂達祇憤情淡以宛母魯氏一家連喪四命棺木無出希冀賄和遂泣懇張帝圻等免其求和帝圻又以周恪係魯氏之甥託伊代爲勸息因此案係張傑之弟張武良等在林日芳家關牌起礙衆議張武良出銀六十六兩王茂達出銀八十兩林日芳出銀五十八兩三家共出銀二百七兩給屍



親作埋葬諸費屍母魯氏共得銀五十七兩餘銀封貯後因國旦擬抵未能如數退給無怪乎張僕有哭究詐贓之控也本司親訊之下各供鑿鑿此案贓銀除茂達等領過一百二十三兩魯氏未退銀二十六兩八錢外餘五十七兩二錢此項係告發之贓應於張帝所等名下照追同魯氏未退之銀暨茂達透領銀兩一併追給張武良林日芳魯氏入已銀應照私和人命律計贓准竊盜科罪但念魯氏之子既被毆死因棺木無出得銀買信情有可矜應請恩免張帝

近等審係生員吏員俱應咨革究擬但魯氏既已寬  
免均請從寬或每名罰銀二十兩克公張武良等雖  
係以財行求但經首告在官應照自首例免議是否  
允協統候 憲奪

批姑各照追併王茂達透領銀兩俱追給張武良林日  
芳照數收領取領具報張帝圻李貞一舒次和周恪各  
罰銀二十兩送修長沙縣學姑免咨革易宗洪周元暢  
發學重飭三十板餘俱如詳行繳

批伍道生毆死無服兄私和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伍道生毆死同宗無服之兄  
伍方伯一案素無仇隙祇緣方伯之田坐落道生門  
首偶爲道生之猪踐食因米方伯見而趕逐道生聞  
喊亦至拋石逐猪不期適中方伯心坎方伯很罵道  
生不能隱忍隨亦起罵於方伯釐後方伯持棍向擊  
道生奪取還毆致傷頸項復打腮腹屍子伍必雄聞  
毆奔救父已倒地負傷撲重是晚畢命本司親鞠究  
犯肆毆之形屍子私和之處俱各供認不諱傷真供

確律擬何辭伍道生除行賄私和輕罪不議外合依  
同姓親屬相毆五服已盡至死者以凡人論鬪殺者  
絞律應擬絞監候伍必雄除受財輕罪不議外合依  
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私和律杖一百徒三年伍宗  
爰合依常人私和人命律杖六十屍妻游氏已經罪  
坐其子相應免議伍惠生審不在場伊兄賄和例得  
容隱私和出銀照追入官是否伏候訊奪

批伍道生擬抵不枉但檢石原屬無心奪棍亦由還毆  
仰將伍道生照例責四十板枷號兩個月始寬纓首伍

必雄不合私和併責三十板枷號一個月念其父死母  
廢銀田土山俱免入官周若聖責二十板餘俱免議敘

批胡先卿等黑夜防苗鎗斃五命一案

按察使耶廷棟審看得胡先卿等防苗坐草黑夜鎗斃李君甫子孫工人五命一案緣道州所屬畔田地  
方逼近苗疆時爲出入滋擾某月內寨子嶺苗民爲  
患居民胡先卿等會衆插牌某夜在於歐家山坐草  
防守是夜適有附近居民李君甫之子李引保李二  
患并伊孫李一患及僱工人盤大倫盤福白五人携  
犬往山跟尋野牛半夜在於歐家山現形胡先卿望  
見以爲苗人出沒於是不論是非先發爲強在場之

十二桿鳥鎗一齊舉發以致李引保等五人登時斃命黑夜之際坐草之人咸以爲防苗殺賊有功不知其爲李君甫之子孫僱工人也斯時俱意在邀功在塲之秦光林先割屍頭二顆并令唐思照割二顆秦光燦割一顆交胡光卿等是夜扛頭報官天明到州文武官俱賞給花紅所有扛去人頭放在城外拋棄無存伊等得賞卽爲散去其事畢矣及李君甫見携去之人獨回引保五人未返遂覓隣人陳君卿往尋在塘清洞坑內見有五屍燒黑惟首級無存遂檢拾

屍旁燒存斷帶一條持歸報知君甫認爲伊子之帶  
以慘殺五命事控州通詳奉 憲批查本司伏查苗  
人出沒有賴崔符乘間搶牛割禾之事甚多彼地民  
人會齊坐草原係保固身家應行防守今胡先卿等  
分路坐草在於歐家山防苗距李君甫家不過十里  
之遠距種田之處僅止五里君甫旣知地方有插牌  
坐草禁止夜行之事何以聽使子孫工人晝夜帶械  
入山不爲止阻是何意見而執牛之事有何緊要若  
牛旣中其毒乃不於白日遶山而必在於黑夜放犯



禁令自取滅亡查據君甫前供稱曾託秦淳楚寄信與坐草之人說知伊子入山尋趕野牛不要亂打之語及訊據淳楚供無託伊寄信之說即使果有託人寄信之事又莫若不使五人進山之爲愈也豈野牛重於人命而五人性命又輕於野牛乎又稱伊子孫三人止帶菜刀一把並未帶有器械夫晝夜入山趕尋野牛豈徒手可獲乃五人止持菜刀一把其意何爲且二月非麥熟之時隣田未間野牛爲患豈獨君甫之家必欲黑夜追尋詞語種種支離其中不無可

疑况據自供坐草人衆與伊家並無仇隙豈必欲盡  
殺之而後快是胡先卿等止知所傷者苗人不知其  
爲君甫之子孫也此引保五人之死非因坐草之咎  
實由君甫自戕其多命耳但既據地方民人陳汝祿  
等公保李君甫爲良民且伊家五命慘傷已屬可憫  
又未便遽指爲匪類然按其供詞虛誕或李君甫欲  
認死而飾非故有妄捏辱牛之說亦未可定再查胡  
先卿等是夜坐草放鎗既已傷死五人若於次日驗  
明報官未爲不可何必連夜割去其頭顱移焚其身

屍可知是夜割頭之時已早知爲錯殺思欲減其罪  
以掩罪使其無可識認以爲朦混了事亦或情事之  
必有耳不狀歐家山地方鎗傷之屍何以在於塘背  
洞坑內而割頭移屍之爲何今庭訊之下各犯皆山  
野愚頑不知禮法惟堅供爲盜刦以所殺爲苗人并  
稱放鎗之時在後苗人逃去者多指李君甫冒認屍  
親受其拖累堅不認焚屍情事合口同聲曉曉置辯  
本司哀此窮黎又不忍加刑訊且歷審多次即使訊  
得此情而情罪亦無可加是以據供揆情照府定擬

亦無在縱查律文箋律內開若捕盜而誤殺傷旁人者依過失論所有黑夜放鎗捕苗之胡先卿等十二名均合依過失殺准鬪毆殺罪在於各名下共分追五人埋塋銀兩給死者之家仍各重責四十板以儆愚頑秦光林等俱合依殘殺死屍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使地方知所儆畏庶足蔽辜該府州議以此照擬人枷責不合祇候  憲臺審奪批示蔣頌台等打頭報官棄失首級比依地界內有死人里長地隣輒移他處以致失屍律各杖一百折責四十板內唐汝文

等已擬過失殺追埋重責罪無重科應予免議至李  
引保等五命人頭該州何以不加親驗又不將是否  
苗人髮辮大小面之黑白逐細驗明詳報乃任其草  
率點數竟爲拋棄該州怠玩已甚已於另案詳察此  
案應予免議仍應嚴飭着落原拋棄差役查追起獲  
仍給屍親李君甫等同屍領埋總甲何汝礪據秦王  
楚供稱所派煙火銀兩應行該州查明確實革役另  
行詳結可也是否允協本司未敢擅便

批秦光林唐思照秦光燦依擬杖流胡國達等十二名

共分追五人埋塋銀給付死者之家仍與蔣顯台蔣尚  
書各費四十板唐汝文等免其重科速飭查獲給屍親  
領埋何汝礪革役所派銀兩確查另行詳結仍候  
督部院批示繳

批小姑娘弄鳥鎗傷死兄妻彭氏一案

審看得彭氏因鎗傷脇身死一案卑職奉委署篆接到典史報文隨即減從往驗屍棺已經埋塋但既具報到官例應先行驗報正在拘審起驗間乃彭氏之母某氏等各具摺詞甘結環乞免驗卑職查各摺結詞雖懇切事關人命未便遂准隨加研訊緣譚君生家養一猪被虎啣去君生執持防家一尺五寸鳥鎗沿山趕虎尋猪經過彭氏門首彭氏之夫與翁上年出外夫之胞弟某因雪天寒遂邀君生進屋烤火亦

屬一時致睦惻怛之心君生將鎗安置廳上木枕卽  
進火爐詎彭氏之夫妹小姑年止七歲從內走出見  
枕有鎗孩提無知近鎗戲弄而伊嫂彭氏適亦自房  
走出不料小姑戲動火繩火星飛入門藥放出砂子  
適中彭氏脇內某氏母子聞聲趕視小姑獨傍鎗側  
彭氏傷脇倒地卽趕彭氏之母與伯叔及戶隣齊至  
彭氏猶能掙忍疼痛訴說致傷因由當卽醫救無及  
遂於本日死故彭姓既細問因由皆歸於命收殮安  
埋寢其事矣而譚姓疎房之姪譚某等呈報今訊各



供不惟母姑某氏某氏及親屬供吐膈合卽族隣多  
人異口同聲各供如繪是彭氏之死雖死於君生之  
鎗而寔由於七歲無知女孩小姑戲弄鎗繩火星飛  
起過失致死供證明確毫無疑義也雖屍棺已埋傷  
未開驗今屍親証佐既經供証明確環乞免開驗傷  
以免暴露羞辱似應據供定罪查律內初無害人之  
心而偶致殺傷人者謂之過失今審小姑年僅七歲  
嫡親姑嫂有何嫌隙駁詰至再亦無教令正與過失  
傷人之律相符再查律內未有弟妹過失殺兄妻之

正文惟載弟妹毆兄之妻至死應照凡人過失殺傷律收贖追埋塋銀給付死者之家營塋又查例內開載凡一家人不追埋塋查小姑係彭氏嫡親同居姑嫂係一家人且年係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例不加刑餘皆勿論應請照例免追譚君生所執烏鎗驗係照新例頒定一尺五寸之式報縣刻有姓名防家並非違例且因趕虎尋猪亦非攬刀應毋庸議但譚君生不將鎗繫高處乃置枕上以致小姑戲弄火星燃藥致傷人命雖未過失殺人而人由其繫鎗不如法而

死若竟概寬無示懲儆應予比照凡馬牛及犬有觸  
舐踢咬人而畜主記號拴繫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  
殺傷人者以過失論收贖給主譚君生折責十五板  
仍追埋葬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與某氏以爲彭氏  
埋葬之費庶於情法允協兩造俯服環庭乞求免詳  
以省拖累詞可憫惻伏查條例內諸人自縊溺水身  
死別無他故親屬情願安葬已畢又經詳審明白時  
值隆冬拖累多人合無比照准告免檢卽予完結備  
案以免開棺暴露之慘以省解候拖累之繫以廣

憲臺矜恤洪仁者也

批如詳追給發落取領狀遵依報查繳

批謝虎保醉撞棹壓繼父程義二身死一案

看得謝虎保乃被棹壓傷身死程義二之繼子也因自幼失怙伊母曾氏改醮義二爲妻虎保年甫十一隨母養育歷有年所祇緣義二之弟程禮三邀飲年酒虎保亦與其列酒後閒談義二偶及上年曾失賣猪銀兩之事虎保出語訛刺致觸義二怒發隨取棹上菜碗向擊虎保虎保急起趨避因酒醉身斜誤撞棹倒義二年老力衰隨棹俱仆致被棹邊壓傷右肋左脇當時口不能言延至次早殞命據報驗詳奉批

飭密庭訊該犯供認不諱謝虎保雖隨母改適之子查律載義子過房十五歲以下恩養年久若於義父有犯毆罵等情卽同子孫取問等語今謝虎保自幼就養義二之家已二十歲應同子孫取問謝虎保合依凡過失殺傷父母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是否允協伏候 憲臺鑒奪

批查謝虎保係曾氏前夫之子與義子有間程義二未爲婚娶且已另立程禮三之子爲嗣今虎保過失殺同居繼父擬以過失殺父母遣流情殊可憫仰將謝虎保

枷號兩個月重責四十板仍照過失殺律追銀給禮三  
營羣餘如詳行取領狀遵依報查併候 督部院批示  
繳

批劉永祚拋石打梨誤傷劉子文身死一案

按察使卽廷棟審看得劉永祚打死劉子文一案其致死之由與服制之別業已備載前詳祇緣屍兄劉子敬籲恩悔息屍傷未經相驗致蒙駁勘仰見慎重民命之至意遵卽檄府轉飭該縣驗係右脇石傷詳報又經本司親鞫是子文之死實係永祚站立塹上拋石打梨不知勘下之行人以致失擊子文致命右脇而屍兄劉子敬之所以悔息者緣伊母年老不忍暴露議田三畝爲養老之資給銀一兩爲棺木之費



此外並無重賄窮詰至再實無別情至詞稱左乳左  
脇何以與今之驗填右脇互異供係弔死原未查實  
倉忙錯開由是以觀屍傷尙出於風聞而予文之爲  
飛石中傷以致身死愈可徵信嚴訊之下犯証供吐  
如前始終不易律開因事投擲磚瓦不期而殺人者  
謂之過失各准鬪毆罪依律收贖劉永祚仍照前擬  
過失殺人之律足蔽厥辜戶族劉盛祚等因屍親具  
詞攔檢似與受財私和真命者有間又檢查律載私  
和人命罪名之下註有私和就各該抵命者言今劉

上海華英書局代印 劉永計製 劉永計製 天 懷鏡堂

批李式夫掌推陳禹祥跌傷身死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李式夫與已死之陳禹祥俱籍隸江西素相和好祇緣李式夫持銀三錢至陳禹祥家向客買茶禹祥稱銀低潮阻客勿賣茶客卽依允外出式夫喚怒怨言交責禹祥病軀難忍卽擊式夫胸掌式夫亦用掌順手一推禹祥隨手倒地當有同住之周天壽喊知街隣撻扶上床逾時殞命歷經縣府審訊及本司親鞠據牌隣僉供禹祥瘡疾轉痢久病未愈式夫止推一掌並未毆打亦無助毆之人

李式夫亦自供推跌不諱按律絞抵奚辭惟是此件  
命案本司不得不爲憲臺陳之者伏查陳禹祥原  
係癰痢久病之人適逢李式夫買茶爭嚷推跌仆地  
以致逾時因病而死在式夫並無毆打之傷亦無害  
入之意是禹祥之死係久病虛弱因跌氣逆而死實  
係死於病非死於推之處甚明實與鬪毆殺人毆有  
重傷者大相懸殊耳若行擬抵誠屬可憫應否網開  
一面寬其抵償將李式夫枷號一月滿日責四十板  
以蔽厥辜仍照過失殺人律追給埋塋銀十二兩四

錢二分給付胡昇元搬屍回籍并令移知江西原籍  
官查明屍親領埋應否出自 憲裁本司未敢擅便  
批李式夫如詳枷責追給領埋餘如詳行繳

批僧性明被曹明正追趕跌河溺斃一案

將看得僧性明溺水身死一案緣性明於某日在大  
路家亭乘過路之曹洪二睡熟遂竊其傘前往紫竹  
菴借歇次日又往上林菴砍取豆竹有胡舜成同行  
至地名驟子橋適失傘之曹洪二與明正兩相會遇  
洪二見性明所執之傘係彼所失之物隨即取視而  
明正問有何據洪二稱傘原有十一竹節四層傘衣  
爲惡明正看驗節衣相符性明因心虛怯遂爾遠逸  
明正追趕欲爲拉回對質而性明倉皇急走奔至河

過失足跌河以致磕傷右眉叢時值河水正發性明  
隨波漂沒斃命當經縣成報知紫竹菴僧性了撈屍  
控驗通報飭審今卑職訊據各供歷歷如繪是性明  
之死實死於失足跌河自溺毫無疑義也曹明正雖  
無殺傷人之心亦無殺傷人之事但性明之死由明  
正之起而失足跌河溺斃合比照過失殺傷人准鬪  
毆殺傷罪依律收贖給付其家之律曹明正應照律  
追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性了具領安埋曹洪二失  
拿情真應免議僧性了捏控謀害法應反坐但臨審

卽有真情供明與始終狡辯誣告者有間且伊師兄  
因趕跌河溺死屬真情殊可憫應請從寬免究可也  
批如詳追給取領狀遵依報查繳



批毛之瑩氣忿身死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毛之瑩身死一案緣之瑩與  
毛承連互爭墳山告經該縣審斷承連遷葬時因歲  
暮未遷某日之瑩偕子經達同往祠堂燒紙經達稱  
有稟縣催遷之語以致之鼎抱忿輒與經達厮打之  
瑩在內飲酒聞子被毆即持磚踉蹌奔救而毛聯成  
見來勢甚勇恐其傷人急趨勸阻先令瑩丟棄手持  
之磚扶之回歸行至神龕邊之瑩坐地云亡本司覆  
查之瑩遽然畢命不無可疑今庭訊之下不特毛聯

成堅供委因勸解推開並無別故卽屍于毛經達亦  
供推勸坐地斃命看過並無傷痕所以小的沒有告  
傷查原詞有推倒之語若果係推倒則倒地必有跌  
傷今屍旣無傷則之瑩並非推跌而死明矣是聯成  
勸阻之瑩本屬美意在之瑩以年老朽軀值此醉飽  
忿激氣填胸臆以致猝爾坐地身死無疑今據府縣  
擬以過失殺律收贖本司查過失殺之律初無欲殺  
人之意而偶致殺傷人者方照過失殺在鬪毆傷論  
收贖今毛聯成係從中勸解之人而之瑩係衰朽老

軀因子被毆適當醉飽之餘一時忿氣坐地而死身  
既無傷則非推跌與過失殺傷人之律未協且查毛  
聯成係之瑩總麻服叔若擬過失殺傷則又在律得  
勿論之條今應否以毛聯成不善解紛推轉過急於  
毛聯成名下量斷銀六兩爲伊姪之瑩追薦之資毛  
之鼎挾隙與經達角口互毆致起釁端應照不應重  
律杖八十是否允協本司未敢擅便  
批如詳斷給餘俱援免可也

批助毆王利臣死准抵張有衡命一案

按察使則廷棟審看得馮一開等之毆死張有衡也緣一開新買田畝與沈任生耕種其田與有衡田界相連有衡欺一開新買田主又係新佃強種半畝事屬情真一開任生以爲已田已佃於某日同往刈穫有衡知之卽同弟張九司持棍赴田攔阻一時爭毆任生先奪棍毆傷有衡不致命兩胳膊正在互鬪之際適一開之親王利臣經過助毆有衡兩拳傷其致命兩乳一開最後奪棍打傷有衡腦後脊背當時殞

命歷審供認不諱除王利臣據湘潭縣審擬餘人滿杖解審中途病故驗明取結不議外據長沙府將馮一開擬照鬪毆殺人絞監候查律載凡共毆擬絞人犯果於未結之前遇有助毆重傷之人解至中途病故者准其抵命今王利臣助毆有衡兩乳致命重傷解審病故與准抵之條相符馮一開改擬克軍沈任生餘人滿杖招解前來本司查律文內稱原謀助毆重傷係分二項原謀不問共毆與否杖一百流三千里助毆重傷而無克器止照餘人杖一百遇有二項

罪犯病故准其抵命若死者係原謀應流擬絞之人  
卽改流罪死者係執持兇器亦有致命傷痕應發克  
軍擬絞之人卽改軍罪並不計擬絞准抵之犯爲原  
謀與執持兇器亦有致命傷痕也今王利臣止候餘  
人杖罪該府擬改馮一開克軍雖克犯猶免抵償固  
難輕擬然改擬亦須情法允協可否將馮一開照改  
滿杖發落免其僉妻發遣合併陳明伏候 憲奪  
批馮一開依擬免抵改發邊軍沈任生滿杖折責查王  
煥一案已經該司招擬部覆照准則此案毋庸更議矣

批劉子雲看戲被傷身死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劉阿易控伊夫劉子雲身死一案奉 憲批司遵行府審詳稱劉子雲看戲於棚人之中被傷見証無據克手無憑或因搶奪戲箱之時擁擠觀看被拋磚石誤擊亦未可知克犯無獲實難懸坐請將現在之劉次珍等取保照案緝獲真兇對質定擬等情本司查劉子雲於戲場棚人之中若非劉次珍打搶戲箱何有拋磚擲石之事以致劉子雲小肚受傷身死雖人衆不知何人下手亦必從搶

戲箱各犯遂加嚴究第本司細鞫據屍親劉蘭友供稱被羅雲先打死又供下手是劉次珍小的不在跟前所供殊難遽信於是窮究各犯堅供戲場之上人數甚衆並未與劉子雲見面且所指告之羅榮先審據羅福保供小的號應霞他告空了羅雲先因小的姓羅故此錯告是所告之羅雲先既據查無其人則爲屍親因命展轉妄指可知究無真克難以懸定及訊之詞証僉稱戲場搶鬧那時看戲數百人也有奔走喊叫拋磚擊石也有揚灰撒塵不知子雲是誰打



批蘓子正酒醉打傷傅旭葵辜限內身死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蘓子正毆傷傅旭葵身死一案  
案繫起於酒醉而死於傷後受病也某日子正旭葵  
俱在縣城飲酒醉歸行至中途七里坪子正見旭葵  
前行奔馳趨趕而旭葵嗔其越已之先兩相爭競此  
時子正旭葵皆入醉鄉旭葵隨將手携扁担向擊子  
正子正亦將所執扁担回擊打斷旭葵左腳不致命  
賺取時值陳有山亦自縣歸遙望二人相毆急奔相  
救旭葵已倒在地而子正去亦遠矣斯時旭葵告以

被子正毆傷之由併令有山報知伊弟傅章告縣保  
辜復據至子正家醫治越四十四日加以傷寒重疾  
醫藥不效某日畢命報縣詳奉飭審本司親鞠傅旭  
蔡之死死於傷後加病無疑查辜限律開醫治辜限  
皆須因原毆之傷死者以關毆殺人論又云及雖在  
辜限別因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今蘓子正之毆  
傷傅旭蔡雖在辜限內委係因病而死與從本毆傷  
法之律相符蘓子正合依本毆傷法折跌人肢體者律  
杖一百徒三年洵無枉縱是否允協伏候 憲臺核奪

批如詳發落仍候

督部院批示繳

批高進臣打傷楊之東辜限外身死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楊之東被毆於辜限外身死一案緣高進臣與妻前夫之子聶愈祖完婚之東爲媒聶子實亦同赴筵及愈祖迎親交拜之後新郎新婦入房坐帳而行走之先後自有一定風俗由來尙矣夫何之東要介婦在前行夫隨後走子實要新郎在前新婦在後之東抱住愈祖意在令其緩行子實不忿輒爲詈罵彼此爭嚷俱在醉鄉遂拳打之東不致命血盆一下斯時高進臣自在庖廚聞嚷奔出亦

拳打之東致命心坎一拳有伊親周士先勸扶回家  
議處湯藥之資共爲延醫調治至某日限外身死縣  
報飭審本司覆訊各供歷歷如繪本司查此案情事  
論交情則素相式好之媒妁論鬪毆祇因爭走之先  
後而起釁一時更無仇隙且無欲毆人致死之心查  
楊之東被毆身死已隔三十三日查律內手足及以  
他物毆傷人者限二十日平復係在限外身死甚明  
查高進臣依本毆傷管三十及解府駁審覆擬以毆  
人至傷疾律杖百流三井斷給財產一半等語該府

亦照擬審斷再查辜限例開關毆傷人辜限內不平  
復延至限外若手足他物等傷限外十日之內果因  
本傷身死情其事實者方擬死罪 奏請定奪此外

不許一概濫擬瀆奏律例甚明今楊之東係在辜限三  
十日之外又逾三日身死則是人已死故豈可尙引  
毆人至篤疾之律此蓋爲憫之東母老貧單故有斷  
給財產之議然與律文則有未協本司審訊之下俱  
各自悔前非是之東之死有可憫而進臣之罪無可  
加一咎原屬太輕應將高進臣予以不應重杖折責

三十板聶子實重責二十板示儆允宜仍於進臣名  
卜斷銀二十兩給屍母收領爲營葬之資庶生安死  
慰兩得其平而無怨恫矣

批如詳分別杖責仍斷高進臣銀二十兩給領營葬可  
也

批審五車墜傷甯玉春辜限外身死一案

按察使郎廷棟審看得寔玉春身死一案緣玉春曾  
幫工於同宗無服族孫甯五車甯飛霞家憐伊貧爰  
曾給衣穿某日五車鷄食玉春田穀玉春遂打其鷄  
飛霞爲鷄角口欲刺其衣時值天雨地滑玉春失跌  
墮下而五車已卽任手衣未曾剝詎意飛霞之弟甯  
五車適在塢園摘菜見玉春臥地冒罵遂擊石塊意  
在驚起玉春不料打傷玉春左腿越五十八日傷已  
平復至某日玉春因病身死屍親甯阿劉以縣令公



出捏以見衣疑姦毆傷左腿腫腎痛死情詞控府慮  
及日久難准改稱本月十八日打死本司親鞫不惟  
被犯堅供非係因傷致死卽阿劉亦直認因病致死  
查辜限律開凡折跌肢體者不問手足他物皆限五  
十日今王春被打身死相隔五十八日已在辜限之  
外且辜限之內傷已平復又查律載傷已平復者依  
本毆傷法論王春係五車無服族祖姪五車合依折  
跌人肢體者杖一百徒三年卑幼犯尊長應加一等  
辜限之內傷已平復又得減二等應杖九十徒二年

半該犯犯事時年止十四應照幼例收贖寧阿劉所  
告不實但被打是真合依誣輕爲重至死未決者律  
杖流免加役但阿劉係五車無服尊長之妻照律減  
一等杖百徒三收贖爲鷄剝衣之寧飛霞予以不應  
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均無枉縱是否允  
協本司未敢擅便

批依擬分別收贖折贖候咨 部結案繳